

十二

卷九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小時之閒。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雙紅堂小說55。D8654000。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D8654000。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索書號：雙紅堂小說55。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據悼紅軒本排印。版權所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據悼紅軒本排印。清曹霽撰。清高鶚續。清護花主人評。清大某山民加評。卷九集雙紅堂小說55。D8654000。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D8654000。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索書號：雙紅堂小說55。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據悼紅軒本排印。版權所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獸或係假粧。黛玉之病本係氣體單弱。又因疑多情切。均非正病。惟寶釵因勞所致。病得光明正大。人品不同。病亦各異。黛玉問話層層剝繭。寶玉答語頗有悟機。而黛玉則說到水止珠沈。寶玉則說到有如三寶。兩人結局於斯可見。此老鴿之所以一連幾聲飛向東南去也。

黛玉說薛姨媽心緒不甯。如何還能應酬。纔不疑及親事。亦是反跌後文。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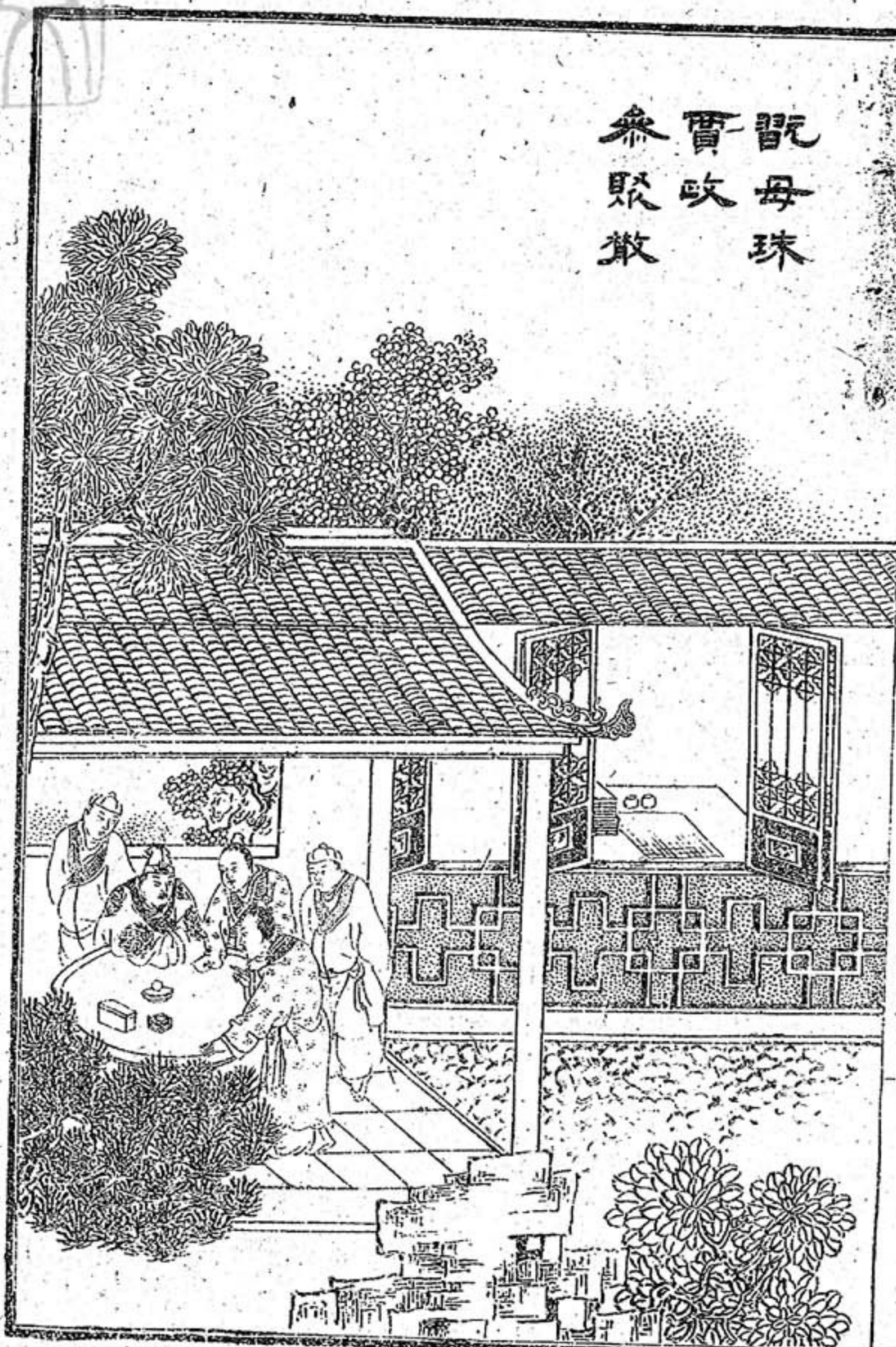
此回仍是甲寅年冬時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九十一終



許女傳
巧姐
慕賢
良

既母珠
賈政
參聚散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九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嚇我。說著。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裏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薛姨媽寶姐姐的事來。便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參禪。參翻了。又叫我們跟著打悶胡盧了。寶玉道。頭裏呢。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不畱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畱神。他也沒有惱的。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疏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麼著。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

以阿家翁相哄會向
與兄謙讓至再乃於
衆姬不知置辭證前
爲寡父母越時則其
少艾矣

何必娶姑娘苦苦關

觀人似嫌憎和尚抑
知寶黛神機息之深
深宿在隨念通也何
勢且巨

俱已許定人家了

然則寶釵因寶兄弟在座宜其更不來矣

是十一月時讀此等處作者最會顯到

鳳姐作事處處不肯被人說話誰知說話者終多

又開一篇奇文

從一而終司棋顯明大義說得響此言神鬼變

說得響此言神鬼變之

說得響此言神鬼變之不圖司棋娘有此烈性

其自誤與小柳同而其體之不自疑其心之易變

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想。他。賈。母。等。著。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了。頭。去。請。因。來。李。執。同。著。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請。了。賈。母。的。安。眾。人。厮。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賈。母。又。叫。請。去。果。然。姨。媽。帶。著。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只。不。見。寶。釵。那。岫。烟。二。人。黛。玉。便。問。起。寶。姐。姐。為。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那。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座。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擱。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嗒。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了。頭。們。把。火。盆。往。後。拏。了。一。拏。兒。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閒。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裏。為。著。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裏。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裏。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寔。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為。什。麼。來。求。我。那。人。道。自

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得。什。麼。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著。臉。和。他。母。親。道。我。是。為。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媽。又。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裏。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決。不。可。再。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為。什。麼。這。樣。膽。小。一。人。作。事。一。人。當。為。什。麼。要。逃。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拌。著。一。死。的。今。日。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叩。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裏。我。跟。到。那。裏。就。是。討。飯。吃。也。是。願。意。的。他。媽。氣。得。了。不。得。便。哭。著。罵。著。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著。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牆。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他。媽。哭。著。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說。道。你。們。不。用。著。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著。他。纔。回。來。的。心。也。算。是。真。了。你。們。若。不。信。只。管。瞧。說。著。打。懷。裏。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媽。看。見。了。便。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為。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

貪圖銀錢之人。即一錢不值。司棋不害。已聲價十倍。真是一個鴿母心腸。

亦可謂從容就義矣。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匹婦不可奪志

以上結消寒會。如讀列女傳。帶敘司棋結局。事為一段。以下接紫英寶珠帶寫雨村陞官等事。

馮兄久關矣

馮天下下棋手。一有九個是詹先生。

打結吃虧便是全輸。人生最宜防備者在結。慎勿輕於下子。漢先生亦不是門外漢。此下一段文字。皆屬閒文。其實由盛而衰。已伏抄段之根。

寫出一副好圍屏

圖銀錢了。如今他只為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金珠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便由著外甥去。那裏知道他外甥叫人擡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了。詫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傻了。豈知他忙著就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裏一勒。也就勒死了。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得了不得。如今坊上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叩頭。鳳姐聽了。詫異道。那有這樣。傻頭。偏偏的就撞見這個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裏沒事人。是的。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閒事。但只你纔說的。叫人聽著。怪可憐。見兒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他料理。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纔過賈母這邊來。不提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碁。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為著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裏打結。門上的小厮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厮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賈政即忙迎著。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碁。便道。

只管下碁。我來觀局。詹光笑道。晚生的碁。是不堪瞧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麼事麼。馮紫英道。沒有什麼事。老伯只管下碁。我也學幾著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既沒有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瞧著。馮紫英道。下采不下采。詹光道。下采的。馮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他橫豎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拏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和詹公對下。麼。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著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沒有的事。賈政道。你試瞧著。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做起碁來。詹光還了碁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終吃虧。在打結裏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有罪。嗒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姪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貢的一件。是圍屏。有二十四扇格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卻是絕好的。硝子石。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曉。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

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卻可用得著。還有一個白鳴鐘，有二尺多高，內有一個小童拏著時辰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辰。裏頭也有些人在那裏打十番的。這是兩件重笨的，卻還沒有拏來。現在我帶在這裏。兩件卻有些意思。兒就在身邊，拏出一個錦匣子，見幾重白棉裹著，揭開了蓋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裏頭金托子，大紅綉紬托底上，放著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叫做母珠。」因叫拏一個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裏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裏的珠子都倒在盤裏，散著把那顆母珠放在中間，將盤置于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都滾到大珠身邊來。一回兒把這顆大珠子擡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奇怪。」賈政道：「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紫英回頭看著他跟來的小廝道：「那個匣子呢？」那小廝趕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著虎文錦錦上，疊著一束藍紗，詹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絞綃帳。」在匣子裏拏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到十來層，已經桌子上鋪

也下文

立根基
所囑惜
也然能
是者亦

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裏頭還有兩摺，必得高屋裏去，纔張得下。這就是絞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裏，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摺好，收了。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很貴，兩萬銀子他就賣。」母珠一萬，絞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白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裏買得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裏頭用不著麼？」賈政道：「用的著的很多，只是那裏有這些銀子？」我叫人拏進去，給老太太瞧瞧。馮紫英道：「很是。」賈政便著人叫賈璉把那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來瞧著。又把兩樣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圍屏，一件是白鳴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姐遂說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裏有這些閒錢？」嗒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嗒們這種人家，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地，或是義莊，再置些墳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眾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賈璉道：「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為的是宮裏

好進。誰說買來擱在家裏。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些喪氣話。說著便把兩件東西拏了出去。告訴了賈政。說老太太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好。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心。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坐下說些閒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在我這裏吃了晚飯去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麼。賈政道。說那裏的話。正說著。人回大老爺來了。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敘些寒溫。不一時。擺上酒來。餚饌羅列。大家吃著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的話。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難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種人家。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裏也比不得從前了。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麼。我前日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裏那位秦氏奶奶了。如今後娶的。到底是那一家的。我也沒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是這裏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紫英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麼樣也罷了。只要姑娘好。就好。賈璉道。聽得內閣裏人說起。賈雨村。又要陞了。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有意思的了。馮紫英道。我今

離韻同

將雨村出身隱隱從政。老口中詳述一番。可謂雨村一生行迹。其用筆簡淨。不支周。密無滯。

都是從周瑞女婿冷子與口中得來的。

今之為官者。大都是鑽門子者耳。

日從吏部裏來。也聽見這樣說。雨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已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甄家的了。頭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有找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時還與我家並未相識的。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舍妹丈就便託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薦書。託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襲從代字輩下來。甯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槩都明白。因此遂覺得親熱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閒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陞了吏部侍郎。署兵部尚書。為著一件事。降了三級。如今又要陞了。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從前一樣的功勳。一樣世襲。一樣的起居。我們也是時常往來。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裏請安。很還熱鬧。一回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

設射後文府中事
再反照一筆
昆仲說起抄籍存周
云可怕恩侯三沒已
居心各別而報應已
如影響焉
無德行才情如何衣
粗食稅耐時正襟而
談陡覺懣容可掬然
已酸氣直鋪矣
教之糊塗不如政之
明白

他近況若何心下也著寔記念看了這○衰○風○語○樣你想做官的怕不怕○偏○是○買赦道○死○了○奈○何○啫們家是再沒有事的馮紫英道果然○只○怕○未○必○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裏頭有貴妃照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三則你家自老太太起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薄○請○看○東○府○賈政道雖無刁鑽刻薄卻沒有德行才情的白白的衣租食稅那裏當得起賈赦道啫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吃酒罷大家又吃了幾杯擺上飯來吃畢吃茶馮家的小厮走來輕輕的向紫英說了一句馮紫英便要告辭了賈赦賈政道你說什麼小厮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椰子了賈政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還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巧姐以侯門之女出嫁耕織之家如列女傳中孟光一流人物故借寶玉講書爲伏筆
司棋係迎春之婢所以其母假託迎春之名央人求鳳姐

司棋之死與尤三姐激烈相似但三姐是明受柳湘蓮之聘司棋是私與潘又安相訂邪正不同

柳湘蓮揮劍斬情潘又安拔刀自刎其心亦似相同但柳生之去飄忽不測潘郎之死明白顯著文筆迴殊

賈母如一顆母珠在則兒孫繞聚死則家業消亡借此一參暗伏後文

賈政說甄家被抄是正伏後文賈赦說我家斷無其事反跌後文
補敘賈雨村來歷與第二回遙遙照應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甲寅年十一月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九十二終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襲賈良一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偉紅軒原本

東洋圖書印

甄家僕投
義賈家
門

